

1

天魔之夏

池波正太郎 / 著
蔡鸣雁 / 译

真田

太平记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真田太平记◆天魔之夏

蔡鸣雁 译

宣和太平記

宣和五太師



北京汉阅读
Beijing Han-read Cultur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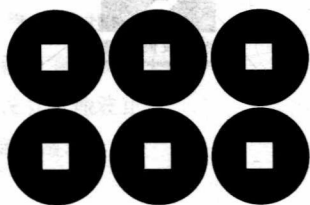
后公司理阅研研集出林唐



— 七曜文库

池波正太郎

IKENAMI SHOTARO



第一章 春之雪崩

漢書卷之四十四

第壹话

在这座城里负隅顽抗的三千将士，无一人抱有生的希望。

“明天，你会不会死呢？”

向井佐平次蓦然听到了一个女人的耳语。

那时，他正用双臂抱着长矛，好不容易要打个盹儿，不料耳边竟扑来女人温热的气息。

“死之前，不想抱一下女人的身体吗……”

她如是说道。

黑暗中飘着女人浓重的体味，里面好像混杂着血的味道，甚至带着腥膻。

“喂……”

女人的手从背后抓住佐平次的手腕，拽了过去。

他的手掌立刻触到了饱满而沉重的乳房。

直至十九岁的今天，佐平次尚未抱过女人的身体。然而，这女人的乳房摸起来竟和他曾经想象过的东西大相径庭。

虽然光滑，却像硝过的兽皮一样强韧。

“怎么样？年轻人……”

将女人绕上脖颈的丰满手臂从后面甩开，向井佐平次只丢下一句“不要”，就起身去寻找别的休憩之所。

女人抿着嘴，笑了。

走出来后，佐平次只觉得黑暗中处处都散发着泥土的清香——它取代了女人，将佐平次紧紧拥入怀中。

泥土开始散发清香，春天已经到来了吧……

佐平次第一次察觉此事。

大约半月之前，佐平次作为长矛队里的一员足轻^①，跟随主人小山田备中守^②来到了这处高远城。当时，每天都是冷雨凄迷，间或吹来场雪。

虽仅半月时间，蕴藏着即将萌发的草芽的泥土却已开始散发出馥郁的香味。

信浓国春天的足音，直至来到眼前仍是轻轻悄悄地，仿佛不愿让人察觉到哪怕一丁点气息。

这泥土的清香和那女人的体味虽然程度不同，却都让年轻的佐平次心荡神驰。泥土清新的香气浸染到明日即将迎接死亡的佐平次身体的每个角落，不断向他传达着生的喜悦……

然而，还是抱有死的觉悟要好一些吧。

不单单是佐平次，在这座城里负隅顽抗的三千将士，无一人抱有生的希望。

① 日本当时最低等的杂兵，平常从事劳役，战时充当步卒。

② 古日本将国土分成数个“令制国”分别行政，各国皆设立国衙，由朝廷委派官僚（国司）赴任治理当地，计有“守”、“介”、“掾”、“目”四等官职。此处“备中守”就是备中国之守，唯其时天下大乱，各国司徒具空名。

据观察，围城的敌军有五万余人，是城内兵力的十数倍。而且，敌军统帅织田信长似乎正率领着号称七万、十万的大军，从后方向伊那攻来。

目前包围高远城的敌军将领是信长的长子——左中将织田信忠。

三峰川彼岸的台地上，织田军的篝火熊熊燃烧着，一眼望不到边。

信忠的大部队来到城西一里^①左右的贝沼台地驻扎，是今天下午的事情，但早在两个月前，织田军的先锋三万余人已然将城池包围得水泄不通。

信忠曾派遣使僧来到高远城内，劝说他们：“投降吧！”

而城主仁科五郎盛信却削掉了使僧的双耳和鼻子，放言说道：“让城介^②瞧瞧你这张脸去！”

仁科盛信是已故武田信玄和油川氏姬所生，是信玄的第五个儿子，通称“五郎”。

据说盛信跟向井佐平次一样，都是十九岁，但直到进驻高远城之后，佐平次才得以见到仁科盛信的模样。

——这就是人们传言的高远殿下？

武田家的属地内盛传着仁科盛信的勇武，有的说他具备五人之力，有的说他有十人之力。哪知一见之下，却是一名身体微胖、面色青黑灰暗的大将，唯一的特异之处，便是双目圆睁而且略带茶色。

盛信带着侍臣巡视向井佐平次的长矛队所在的三丸^③曲轮时，佐平次见到了从眼前默默走过去的盛信。

① 日本的长度单位，1里合3.9273公里，后同。

② 指织田信长的长子织田信忠，他曾以战功受封“秋田城介”一职。

③ “本丸”指内城，距其最近的曲轮以内区域（扣除本丸）是“二丸”，余同。所谓“曲轮”是城池内部的一种简易城墙沟壑，用来防御和预警。

哪里像是十九岁啊，简直就是三四十岁！

九年前，“古今无双的英雄”武田信玄——不光后世，就连当时都无人对该评价存有异议——突然离奇死亡。那之前，他占据着本国甲斐和上野、信浓二国，后又攻进了东海地区^①，眼看着便要开始上洛^②征途……

武田家势力扩张，行将权倾天下之际，却突然受到织田和德川联军的大举进攻。

正渐渐走向灭亡……

无论对经由美浓至伊那谷、即将攻入甲斐的织田军来说，还是对被逼入本国甲斐国内拼死抵抗的武田家来说，高远城都是最后的关隘。

高远一旦陷落，敌人的大军势必会以雪崩之势攻进甲斐。

高远城以前是伊那豪族高远氏的属城。那时候，向井佐平次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高远家的侍卫。

这些事情，佐平次是从三年前病逝的父亲向井猪兵卫那里听回来的。

高远城最后的主人高远赖继投降了武田信玄，却被信玄赐以自裁。那之后，效忠高远氏的仆从基本上都被武田信玄麾下的诸将给收编了。

向井猪兵卫成为小山田备中守的长矛兵，正是始自此时。

① 日本本州中部临太平洋一侧地区的统称，包括静冈县、爱知县、三重县北部和岐阜县南部。

② 日本仰慕盛唐文化，曾将其首都京都分成东、西两侧来建设，东侧仿洛阳，西侧仿长安，城北中央则是皇室宫城。镰仓幕府时期，京都的西侧大大衰落，东侧却兴旺繁荣，时人遂以“洛阳”称之。战国时期，大名们证明霸权地位的方法之一便是集结部队去京都朝见天皇，故曰“上洛”。

第貳话

到底是谁想见我？如果是命令这女人将我带走的人，那应该和这女人一样是忍者吧……

从今天早晨开始，向井佐平次所属的小山田备中守长矛队从“三丸”转移到了这处“南曲轮”。

南曲轮外是一片面对着三峰川的悬崖峭壁。河的对岸，织田大军正紧紧逼来。

明天，织田军恐怕会从南曲轮至大手口之间的地带发起进攻。

佐平次横躺在南曲轮左侧连接“法幢院曲轮”的防御墙里侧。除了负责警戒的士兵在被称做“犬走”的小路上来回踱着步子，其余各处都是和佐平次一样打着盹儿的士兵。

曲轮内有一处临时搭建的简易小屋，但佐平次不太喜欢在那里面和众多战友摞在一起睡觉。

特别是……

明天必定会……

死去。

唯独今夜，他想静静地回忆着亡父猪兵卫睡去。

母亲在佐平次七岁时的夏天故去。那之后，佐平次由亡母之妹——姨妈茂枝——抚养成人。姨妈是同为小山田备中守长矛兵的坂山市松之妻。佐平次受到如此的关照，全因其父猪兵卫一生都马不停蹄地跟随主人征战四方。

当然，如果父亲活着回来的话，就能够和他一起生活了。父亲只有自己这么一个儿子。

“我曾多次见过主公的面容呢！”父亲曾告诉佐平次，“那简直想不出是凡人的容貌，而是从天上某处降临我们地面的雷神一样的面容……而且是温和、和蔼可亲的面容。他的眼睛带着点茶色，目光炯炯，眼睛特别罕见！”

此刻，佐平次突然想起了父亲的那番话。

仁科盛信的眼珠之所以呈茶色，或许就是遗传自他的父亲——武田信玄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

女人的笑声又在某处响起。

佐平次不禁咂舌。

那女人非常眼熟。

大约六天前，他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从城外回到三丸曲轮。

法幢院曲轮的一隅建有一处狭长的简易小屋，约三十坪^①。女人就在那里起居。

“据说那房子是个忍者小屋。”

战友中屋伊助曾对佐平次如是说道。

① 日本的面积计量单位，1坪约3.306平方米。

简易小屋里有十余个男人，那女人独身混杂其中。

他们全部没有武装，几乎都是农夫打扮，那女人也是脏兮兮的民妇样子。

如果他们住的小房子是“忍者小屋”，那他们就是所谓的“忍者”了吧……

佐平次无非是道听途说，他并不晓得到底什么才是忍者。据说他们小时候接受过严格训练，具备人们意想不到的能力，掌握许多忍者的本领，从事谍报工作，暗地里活动绝密大事。

“听说忍者一天能跑四五十里路呢！”

少年时的佐平次听着父亲的讲述，直惊得目瞪口呆。

“好像叫做战争忍者。”

这也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。

对照父亲的说法，如今住在法幢院曲轮简易小屋里的十来个人，似乎就是所谓的“战争忍者”。

“那些忍者好像可以从城的任何地方出入呢，佐平次。”

这是中屋伊助的说法。

不错，那样说来，那女人进入三丸的时候，木户口的守兵们什么都没说啊。

女人的脸上、和服上都沾染着血迹，浑身是泥，模样骇人，却并未负伤。她和一个高个子的三十来岁的男人一同进来，穿过三丸，向法幢院曲轮的方向走去。

时值黄昏，浑身是血的女人看见敛声屏气地注视着她的佐平次和伊助他们，冲他们面带得意之色地微微一笑。

“那并不是受伤。”

“是溅上的血。”

“杀敌了吗……”

“女忍者嘛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”

足轻们交头接耳。

他们从事着什么样的活动呢？佐平次不得而知。

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们大概探得了逼到眼前的织田军的阵容，并将其报告给了高远城，眼下则会再向驻扎在諏访的主帅——武田家目前的主人武田胜赖——逐一报告吧。

或许是那女人深入织田军刺探，被盘问时打起来了……

所以才会溅上血。

然而，她安之若素。

“她看着我们……笑了……”

佐平次不晓得那女人多大年纪。她身材高大，脸和手脚似乎都被晒得黢黑，怎么看都是个民妇。那女人实在太黑了，黑得连眼耳口鼻都模糊不清，只有笑的时候，那一口健康洁白的牙齿让佐平次难以忘怀。

那女人刚才说：“死之前，不想抱一下女人的身体吗……”她挨近佐平次，拉起佐平次的手，放在自己的乳房上。

佐平次逃了开去，来到这里抱着长矛，追思亡父的容颜。他的耳边再次响起了女人抿嘴而笑的声音。

“如果……”

转眼间，女人的声音逼近了佐平次的后背。

那种无以言表的浓重体味，飘进了佐平次的鼻腔。

“讨厌我吗？”

“走开！”

“噢……好凶。”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是向井佐平次阁下吧？”

“没错。那又怎样？”

“我的名字叫阿江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看得出佐平次阁下还没经历过女人的身体。”

“走开！”

“所以，我想将自己送给你……”

“烦人！”

“噢，好吓人……”

“为什么纠缠于我？”

“受人之托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受某人所托。”

“受人之托给我……”

“把你带到那人身边之前，把我的身子……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听说佐平次阁下的长矛可不一般……”

“够了，走开！”

“不，我必须将佐平次阁下带到所托之人身边。”

到底是谁想见我？如果是命令这女人将我带走的人，那应该和这女人一样是忍者吧……

“听说那人是您亡父的朋友啊。”

见佐平次坚辞不受，女人竟如此说道。

“什么？父亲的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佐平次情不自禁地抬起半个身子。

这高远城里会有父亲的朋友，那真是一点都不奇怪。

父亲肯定有许多同在武田家效力的朋友。

“那人在哪里？”

“请跟我来！”

女人拉起了佐平次的手。

和刚才摸上去的干巴巴的感觉不同，女人的手出了汗，湿漉漉的。

那女人阿江一边和他并排走着，一边耳语道：“那个人……佐平次阁下，他说他不想让您死在这里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阿江不再回答。

第叁话

“……只要开战就输定了，不管在哪里动手，结局都会跟这高远城一模一样。”

“法懂院曲轮”位于高远城的南端。从前，这里有座名为法懂院的寺院，这名字似乎就是由此而来。

在各个曲轮中，法懂院曲轮最靠近那片迎面就是三峰川的断崖。因此，以此处曲轮为中心，集结了许多守城兵士。

曲轮里面，到处燃烧着熊熊篝火。

这不单单是要警戒敌人的夜间偷袭，也是想让织田军“见识见识”城内的威势和斗志。

城内的高昂士气由此可见一斑。守兵们开怀畅饮，掺着橡子面的小米粥也是供应充足。看来，眼下尚无需大量地储备军粮……

士兵们精神抖擞地吃饭饮酒、高谈阔论，眼下则在睡觉。

至少在向井佐平次眼里是这番景象。

没有一人从城中出逃，也没有哪个部将跟织田军内外勾结。

“这是向井佐平次阁下……”

阿江带领佐平次从法懂院的北侧来到东侧。